

E. G. Borings
高覺敷譯著

漢譯
世界
名著
著

實
驗
心
理
學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23735)

李

漢譯世界名著
實驗心理學史一冊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每冊定價國幣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 G. Bor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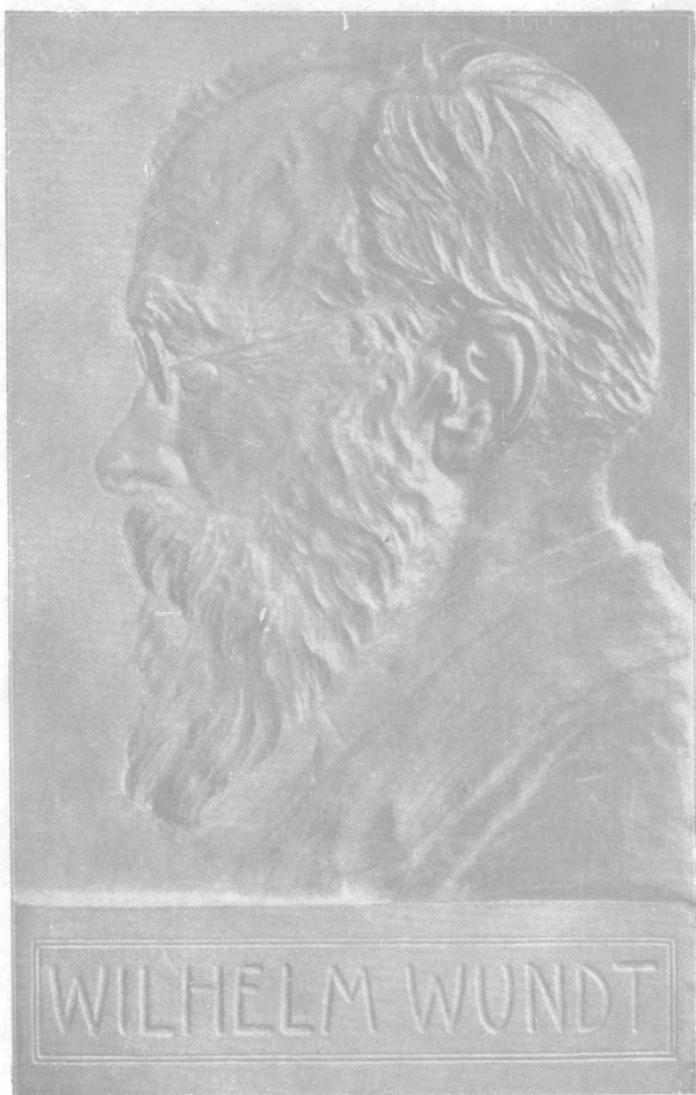
譯述者 高覺敷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馮 特

原著者序

哀賓豪斯在多年前曾謂：『心理學有一長期的過去，但僅有一短期的歷史。』心理學史則常忽略其短期的科學的歷史而側重其長期的過去。我開始寫作此書係遠在五年之前，那時尙無一史家著述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間所稱的『新』心理學，更無一史家不把實驗的運動僅視爲心之哲學的長期進展的結局。但是，要寫作現代的心理學史，可不能僅於前代的歷史之後附加數章，便算完事。說來雖似若古怪，現代是可使前代變動的；心理學的焦點和範圍既經在目前變動，於是前代所有新的部分加入於現代史之內，其他部分則統被遺棄。今日的實驗心理學有牠自己的歷史，雖然歷史不盡爲實驗的記載。系統的問題依舊存在，但其表現的形相不同。而且牠們重復加入的程度，其本身也卽爲歷史的事實，這都不由史家的意志而決定的。

學術上的各種吸引殊難枚舉，然而我仍得從事於此一工作。其目的如何，約僅一兩句話可盡。

我常以爲實驗心理學家在其專攻的範圍之內也需要歷史的知識。若沒有這種知識，便不免將現在看錯，將舊的事實和舊的見解視爲新的事實和新的見解，而不能估計新運動和新方法的價值。關於此事的信仰，我不能再三提示。由我看來，一種心理學的知識，若沒有歷史趨勢的成分，似不配稱爲知識。

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以爲實驗心理學史可卽以費希納爾的一八六〇年的要義 (Fechner's Element) 和馮特的一八六二年的貢獻 (Wundt's Beiträge) 爲始。由此說來，實驗心理學爲時僅有七十年。然而歷史的記載須根據新運動的來源以解釋新運動。因此，我這部歷史以實驗心理學爲起原於笛卡兒，來布尼茲和陸克的哲學，而發展於十九世紀初期的新的實驗生理學之內。實驗心理學的產生卽由於這兩種運動的混合。

就現代說可顯然未有一種精確的歷史的概觀。我認一九一〇年後的心理學，我們若多加論列，反爲不妥。但是格式心理學和行爲主義則爲例外，因爲牠們雖都未有絲毫古跡可增加其莊嚴，但過去之事都可因牠們而益彰著。歷史的記載是可以逆溯的，了解歷史可利用其原因，也可利用

其結果。

總之，我這部書論述一八六〇至一九一〇年間半世紀的心理學，而兼及其已往的發展和後來的結果——好像是一部紡錘形的歷史。我所稱的『實驗心理學』，自然和馮特或五六十年來的心理學家所稱的『實驗心理學』同其意義——意即在心理學實驗室所表現的一般化的人類的常態的，成人的心靈。我選用這個意義，初非欲以擁護任何學說。動物心理學是屬於實驗室的；心理測驗是實驗的；變態心理學也可視為實驗的。前二者的發展若和實驗心理學的發展發生關係，本書便加以論列；但是我可不敢自稱對於這兩種運動會有妥善的記載。

也許我還得說明本書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傳記的材料，爲什麼討論集中於學者的品格，而不集中於心理學的傳統的章目的演進。我的理由是：由我看來，實驗心理學史似全爲個人的，人的關係太重要了。有權威者常可支配當世。凡屬約翰米勒或馮特所說的話幾常爲重要的，無論其見解有無實驗的證據。而且人格復反映於學派之內，學派的系統的傳說使研究受其影響。人格既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心理學家不能不注意心理學史。因此，我們常更有這麼的一個問題：就是假

使心理學半以人格爲背景，那麼人格又以什麼作背景呢？我相信我很慎重，不遽作這種推論；但是這個問題，我從未能揮之使去。

因爲迫於刊印，致不能將本年所出版的書加以論列。墨費 (Murphy) 的近代心理學史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sychology*) 出版於本書脫稿之前的兩星期。我在附註中已提起墨費，但我方寫作之時，尙未得參看他的書。苛勒的格式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 出版較遲，不能使本書關於這個問題的一章受其影響。匹爾斯柏利 (Pillsbury) 的心理學史只能在校樣時附加於附註之內。心理學題名錄 (*Psychological Register*) 宣告在次一星期刊行。此書必可爲本書之一助，也許使我所羅列的書目，有一二種變爲非必要的了。

微倖的很，關於本書內容欲求助於友人時，他們卽不惜時間惠加指導。我對於他們的感激之忱，遠超出於此形式的道謝所能表示者之上。但是讀者可不得以我的那些友誼的批評家負此書的任何部分之責，因爲有時我也不聽忠告，堅執自己的意見。蘭斐爾特教授 (Prof. H. S. Langfeld) 校讀關於斯圖姆夫的一段，予我以不小的幫助。考夫卡教授 (Prof. Kurt Koffka) 供給

我一些關於斯圖姆夫的學生的消息。關於米勒(G. E. Müller)的一段深受忒涅博士(Dr. W. D. Turner)的未刊布的論文的利益，關於傳記上的不明瞭之處則由米勒教授函加指示。鄂格登教授(Prof. R. M. Ogden)對於屈爾佩的幾段多所指正，書內且可顯示他的批判的一些效果。他又取屈爾佩的信件擇要抄示。沙谷(David Shakow)的未刊布的關於哀賓豪斯的傳記的研究為本書另一段的起點。英國學院方面的實驗心理學不為世所知，麥獨孤教授、斯比爾曼教授、邁爾士博士及巴特勒特先生(Mr. F. C. Bartlett)都給我以重要的材料。麥獨孤又為讀英國心理學的全章，有了他的忠告，乃得有不少的增訂。卡特爾博士(Dr. J. McK. Cattell)對於我所問的關於初期美國心理學的情形，慨允作答。我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的克拉克大學和一九二八的哈佛大學的生活對於我補益不淺，雖然不能確實指出。我妻不倦地從事於讀稿校樣及索引。奧柏林君(Mr. K. W. Oberlin)校讀了大部分的散樣(galley Proofs)，哈斯吞君(Mr. P. E. Huston)盡讀冊樣(page proofs)。本叢書(譯案：此書原著列入世紀心理學叢書)的主編人厄力奧特教授(Prof. R. M. Elliott)無論何時都給我以聰明的指示，我的出

版家也盡量幫忙。此外尚有許多友好，雖未正式的列舉於此，但也可領受我的感激之情。

卷首插圖爲普淮斐博士 (Dr. Felix Pfeifer) 所作的馮特的銅像的影片。這個銅牌製作於一九〇五年，是馮特的博士弟子最盛的一年。我很感謝普淮斐博士允許我將此像重刊於此，并感謝達稜巴哈教授 (Prof. K. M. Dallenbach) 爲我在康乃耳將此銅像攝影。

此外，我得引托勒 (Torrey) 的笛卡兒的譯文，當坎 (Duncan) 的來布尼茲的譯文，詹姆士的原則，赫姆霍爾斯的光學的英譯文，也須於此致謝，雖然最後一書的譯文我願微有所改動。我自己所繪的第一，第二，第四各圖，并得重刊於此，那也是我所應感謝的。

我以此書貢獻於鐵欽納 (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 只是表示我知識上的最大的的債負。本書在審慎，詳盡或陳述上若有何種優點，便盡出於他之所賜。我相信心理學家只是知道了心理學史的，纔算是功行完滿，我這個信仰尤其是受了他的影響的結果。鐵欽納在實驗心理學中實爲第一流的史家。此書本須由他來寫，纔算合格，由我來寫，便不敢自信了。是爲序。

E. G. B. 1910, 八月廿五日。劍橋，馬薩諸塞。

目次

原著者序

第一編 引論……………一

第一章 科學方法與科學觀點的演進……………一

第二編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生理心理學……………四一

第二章 神經系統的生理學：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四一

第三章 骨相學與心體問題……………五五

目次

第四章 腦的生理學：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七〇年……………六九

第五章 神經的特殊勢力……………九一

第六章 感覺的生理心理學：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一三三

第七章 催眠術……………一四三

第八章 人差方程式……………一六七

第三編 哲學心理學中之實驗心理學的萌芽……………一八九

第九章 近代心理學的肇始：笛卡兒來布尼茲與陸克……………一八九

第十章 十八世紀之英國心理學：柏克立，休謨，與哈德烈……………二二五

第十一章 英國十九世紀的聯想主義：穆勒父子與培因……………二六三

第十二章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德國心理學：赫爾巴特與陸宰……………三〇五

第四編 實驗心理學的建設……………三四一

第十三章	費希納爾	三四一
第十四章	赫姆霍爾斯	三七五
第十五章	馮特	四〇七
第十六章	布連搭諾，斯圖姆夫與米勒	四五五

第五編 現代的實驗心理學……………四九二

第十七章	新心理學	四九三
第十八章	行動心理學與實驗心理學的關係	五六五
第十九章	英國心理學	五九三
第二十章	美國心理學：牠的先鋒	六四一
第二十一章	美國心理學：各種運動	六九九
第二十二章	格式心理學與行爲主義	七三七

第六編 實驗心理學概觀……………七六九

第二十三章 實驗心理學概觀：由費希納爾以至今日……………七六九

第二十四章 批評與詮釋……………八四七

補遺……………八五九

附註……………八七三

實驗心理學史

第一編 引論

第一章 科學方法與科學觀點的演進

心理學史和哲學史雖難劃分，但實驗心理學的起原和發展，則顯然隸屬於科學發達史的範圍之內。科學和哲學可也不能視為科學心理學的兩個不相調和的源流，因為理論科學的產生也即為哲學的開端。

科學態度的肇始

初期的希臘哲學是客觀的：要以了解自然爲目的。有史可考的哲學家，當首推退利斯 (Thales, ca. 624-550 B. C.)；他以爲水乃自然之最後的實在。因爲水隨處可見，爲動植物生命的主要素，可存在而爲汽體，液體或固體，又因蒸發，下雨，及溝流各作用的循環，遂得普遍於自然界。退利斯的學說，在他的世紀之內，也屬合理，其真僞如何，現在可不必具論。但是求自然的解釋於自然之中的，既推他爲第一人，所以他的學說可爲科學的肇始。在他之前，人類解釋自然，若能引用神話，說明自然物發生的經過，便心滿意足了。退利斯由神話的事物，轉而注意於自然本身的組織，以爲自然可於本身中求解釋，而不必借助於外力，這便是科學的基本原則了。現代不願置「神靈」(Deus ex machina)於科學的系統之內，卽以此爲始。

這裏還含有一個關於科學方法的問題：這個問題，到了今日，就成爲分析的問題。假使水乃造成萬物之最後的物質，那麼水外究如何能有其他各物呢？這便是所謂一和多的問題；也就是原素的問題，所以也就是分析的問題。要解決牠，便不得不於變化的性質提出一種學說，因爲水若爲唯一的物質，那便須既能變化，復不失其爲水。這個問題，仍爲現代物理學和現代分析心理學中的問

題，那是後文可以明白的。

退利斯之後，再過三百年（約在西紀前六〇〇至三〇〇年），希臘哲學到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手裏，便登峯造極了。這個時期不僅對於後來哲學及現代哲學的發展和性質，有絕大的影響，而且今日所流行的基本的科學概念也都賴以創始。赫拉頤利圖斯（Heraclitus, ca. 536-470 B. C.）要應付一和多的問題，乃否認不變的事實，而主張變化（例如火）乃為唯一的實在。反之，巴門尼底斯（Parmenides, Ca. 500 B. C.）則以存在（being）為唯一的實在。這便等於否認變化和多，而主張一的實在了。否認客觀界中的差異（difference）似可為一種顯而易見的謬論；然而，第一，巴門尼底斯的論點，形式雖若誤謬，實質卻甚合理，因得將本問題的重要昭告後人；第二，牠又注意於下列一事：就是，對於自然之科學的了解，雖欲求自然的解釋於自然之中，但仍不能置理性（reason）於不論之列。所以，現代的科學，雖因着重經驗的基礎而示異於哲學，但仍須善用邏輯的工具，然後始可底於成。

對於變和不變問題的解決則為恩拍多克利（Empedocles, ca. 490-535 B. C.）及亞拿

薩哥拉 (Anaxagoras, ca. 499-428 B. C.) 之功。恩拍多克利主張有四個原素，即火、氣、水、土以種種不同的混合，遂組成種種不同的物體。這些原素的各部分的空間的關係若有改變，則變化便隨之以起。其說在實質上，即爲近代化學中關於混合物的學說。亞拿薩哥拉擴充此說，以爲原素的數目甚多，每一感覺的屬性都配上一種原素。這些原素中的原子的混合，便可解釋各種自然物的屬性的種種配合。這個原子說超越了近代化學的理論：氫和氧合而成水，可不是其一造成溫度，而其他造成密度的。其說和近代馮特 (Wundt) 的構造心理學更相類似，可也有一重要的區別：由亞拿薩哥拉看，綜合成於原子在空間中的運動；但在構造心理學內，心理綜合的歷程中，究有何物代替空間，可永未有明瞭的規定。

這個時期不僅給我們以關於原子分析的學說；且復使現仍重要的他種科學的原則得以誕生。畢達哥拉斯派 (Pythagoras, ca. 580-497 B. C.) 迷信數目的重要，頗足助成數學在科學中所占的地位。德謨頤利圖 (Democritus, ca. 460-370 B. C.) 又從而發展此新原子科學的量的方面，而申明原子移動時的力的接觸的重要。